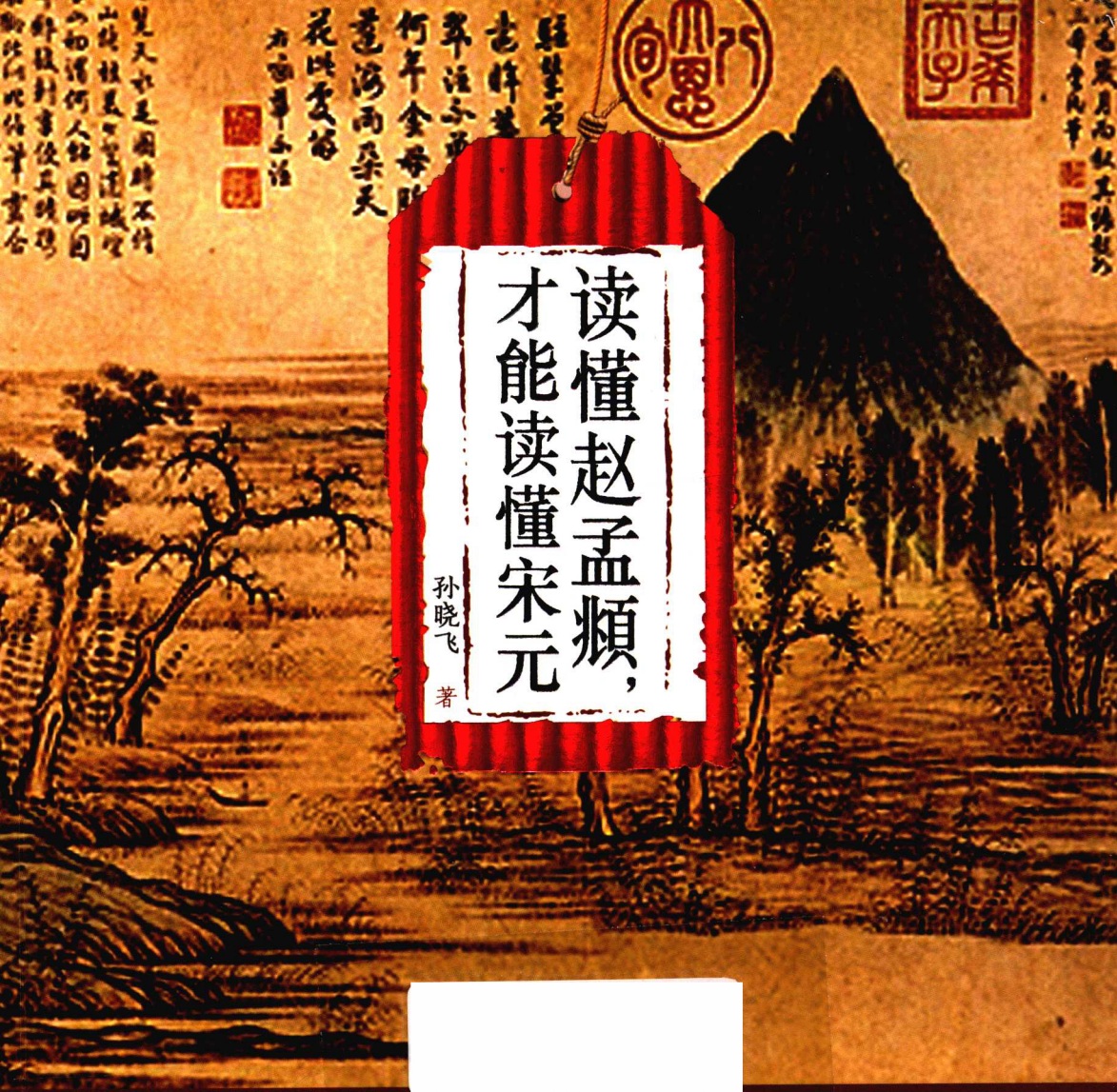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读懂赵孟頫， 才能读懂宋元

孙晓飞
著

著名史学家吴怀祺作序推荐

他身为宋朝皇室宗亲，博学多才，品貌逸群，却遭遇宋元之变，仕隐两兼，一生历经沧桑磨难。

他懂音律，治经学，能诗善文，书画冠绝古今，是一位真正具备承前启后意义的文化巨擘。

他孝亲重友，爱妻护子，和妻子、知己管道升夫唱妇和，相濡以沫，留下千古佳话、不朽传奇。

他，是赵孟頫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读懂赵孟頫， 才能读懂宋元



DUDONG ZHAO MENG FU
CAINENG DUDONG SONGYUAN

孙晓飞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懂赵孟頫,才能读懂宋元/孙晓飞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5396-5509-3

I. ①读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8162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6.5 字数:280 千字

版次: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吴怀祺

读完孙晓飞寄来的文稿，百感交集。这是一部正规学术作品，又可说是谈画论史的散文集，还可说是宋元丹青人物小传录。

书中行文也是百花齐放，笔端流溢的是作者的“情”，兴之所至，论之所起，绝没有通常行文的学究气。可以说是爱愁情恨，皆为文章。

长段引文也有，但引文后作者在评论中译出的原意，却又不是通常的“戏说”。连篇章结构的设计，也是别有才情，有点似是评书折子戏的架势，似不正规，却引人往下看。

对历史大变动该如何认识，朝代顺序如何确定，同时代的影响政治人物遭遇如何思考，对赵孟頫的政事、才艺如何评价，是无论正史、小史都无法回避的。这本书通过历史事实辨析，既有认同，也有异议，通过考辨，得出这样的看法：南宋为元朝留下了赵孟頫，从世祖至仁宗，几任蒙古皇帝又成就了赵孟頫。

应该说,赵孟頫的胜利,是中华文化的胜利——中华文化得到征服者的认同及推崇,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服从者、学习者和弘扬者。最终,征服者和原住民一起,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融合迈进,创造新的中华文化!

从商周到清,征服者与中华原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、创新与再造,生生不息,才形成了今天丰富多彩、伟大卓越的中华文化。

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的第14册第8卷丁编第三节,除论政事外,评论赵氏:孟頫博学多艺,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,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。对赵氏一门的成就,元仁宗感叹: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,亦奇事也!

这样的认识,要经得起检验。读之者,会有感受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创造出来的。

至于每一论述,要细细评味,自待读之者体察。但从史才、史学、史识三者的要求来说,这部作品值得一读。

(吴怀祺,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,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主要著作有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等,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》。)

目 录

序(吴怀祺)/ 001

第一章 宋室宗亲:赵孟頫的高贵谱系/ 001

第二章 少年到青年:赵孟頫的“前蒙古”时代/ 012

第三章 强邻环伺:最坏时代的最好宋朝/ 029

第四章 从“恐怖蒙古”到“宽厚蒙古”/ 052

第五章 隐:赵孟頫的遗民生活/ 079

第六章 吴兴:经学成就的“八俊”之名/ 097

第七章 文天祥兄弟:杀身出仕皆成仁/ 123

第八章 走向大都的最后之路/ 161

第九章 管道升:羁旅之中的知音陪伴/ 178

第十章 忽必烈身边的天纵之才/ 202

第十一章 荣际五朝:赵孟頫的政坛风云/ 225

第十二章 皈依佛教的晚年哀伤/ 245

第一章 宋室宗亲：赵孟頫的高贵谱系

1265年，3月的湖州，阴冷、潮湿。正是易安居士所称“乍暖还寒，最难将息”的时候，前一年才升任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，刚被朝廷赐封进士出身不久的赵与峕，在湖州归安病逝。

一声声呜咽，一把把纸钱，送别了这个大家庭平静的过往。

家主逝去，赵家老宅笼罩上一层悲怆和凄凉。无力的春风，吹不散老宅里那浓浓的哀伤。

年仅十二岁的赵孟頫，看着痛哭的母亲，惶惑地缩紧了身子，像江南三月渗透骨髓的冷意一样，赶也赶不走的悲凉，在他的心里肆意地蔓延。

在这个有二十二个孩子的大家庭里，庶出的赵孟頫总是和母亲谨小慎微地生活着。在八个兄弟里，排名第七的他，无论是获得令人尊崇的家庭地位，还是优先的财产继承权，都是他想也不敢想的奢望。

—

细论起来，大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，是赵孟頫的十一世祖。而赵孟頫的十世祖，就是有名的“八贤王”——四皇子赵德芳。事实上，民间传说的“八贤王”活着的时候，并没有王爷的头衔，只是死后封赠。

大宋开基，“赵德芳”们或许曾经对未来寄予了若干美好愿望，作为皇

子，他们无疑将是王朝建立最大的受益人。但现实很残酷，越是处于聚光灯照耀的中心，越有可能成为狙击手的目标。

赵孟頫成年后，或许无数次地重温过祖上在刀光剑影中向死而生的生存故事，因此，在宋亡仕元、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之后，还绞尽脑汁思谋外放。对权力又迷恋又恐惧，可能是宗室子弟共同的心结。

早亡的十世祖，应该是喜欢权力又躲避权力的赵孟頫观照一生的镜鉴。

太祖有四子，长子滕王赵德秀和三子舒王赵德林均早夭。宋太祖传位继统的希望，就寄托在二皇子赵德昭和四皇子赵德芳身上。

但赵匡胤于“斧声烛影”的谜案里遽然离世后，得登宝座的，却是他的弟弟赵光义。

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，就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。中原历代王朝皇位继统，均传子不传弟。“兄终弟及”是游牧民族才有的传统。赵光义代侄而立，从政治伦理上，确实很难有合法说服力。

民间怜悯赵德昭、赵德芳兄弟，就编出了两位皇子的种种贤德故事，四皇子赵德芳被传为“八贤王”，与忠义杨家将一起，力保大宋江山。

可这一切都是传说，赵孟頫的这两位祖上均不长寿，且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
979年，宋军攻打北汉，攻下北汉首都太原，并大败南下援汉的辽军。宋军平定北汉后，太宗命大军乘胜攻打后晋割予契丹人的燕云十六州，并领军亲征幽州，命赵德昭随征。

同年七月初六，辽军耶律沙部与宋军战于高粱河畔，被宋军击退。宋军乘胜追击。当天傍晚，耶律休哥率大军赶到，宋军停止追击，于高粱河畔防守列阵。

辽军人手两个火把，而宋军没有做好夜战准备。

耶律休哥部在耶律斜轸部配合下，左右夹攻，耶律学古部亦出城作战，使宋军三面被围，全线溃败。宋太宗负箭伤乘驴车南逃，一夜未归营，不知所踪。

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高粱河之战”。

宋太宗生死未卜，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营中遂有人议举德昭为帝。也有人反对，建议先寻找到宋太宗再说。就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，有人奔来告诉大家：“皇帝还活着。”于是，这件事就算平息了。^①

太宗寡恩，征战而不赏。将士们都消极怠战，个个心怀不满。赵德昭听到对太宗不利的议论，害怕军心不稳，就向宋太宗建议立即论功行赏，以安抚将士。吴蔚在他的书中说，宋太宗正为幽州之败而恼怒，没听完就大怒说：“战败回来，还有什么功劳？什么赏赐？”赵德昭说：“这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军征辽虽然失利，但终究荡平了北汉，请陛下分别考核，量功行赏。”宋太宗一拍桌子，声色俱厉地喝道：“等到你做皇帝时，再行赏不迟！”^②

被君上疑有问鼎之嫌，是大逆之事。赵德昭回家后即用桌上的刀子自戕而死，以如此惨烈的方式，走完了年仅 29 岁的一生。

赵孟頫的十世祖四皇子赵德芳，这位在民间素有忠义口碑的贤德人士，在父皇死后，即“出阁，授贵州防御使”，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他仅 23 岁，便不明原因地病死，“赠中书令、岐王”。

二

从赵匡胤、赵光义兄弟身上来看，天道似乎尚存。

赵光义一脉传续至北宋末，便龙气不振。1126 年，金兵再次南下。1127 年 1 月 9 日攻破汴京，金帝废宋徽宗与子钦宗赵桓为庶人。公元 1127 年 3 月底，金帝将徽、钦二帝，连同后妃、宗室、百官等数千人，以及教坊乐工、技艺工匠、法驾、仪仗、冠服、礼器、天文仪器、珍宝玩物、皇家藏书、天下州府地图等，押送北方，汴京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，北宋灭亡。

这就是史上令宋人谈之胆寒的“靖康之变”。

①② 见吴蔚《宋史疑云：960 年到 1279 年之两宋典故》。海南出版社出版。

南迁之后，龙气重回赵匡胤一脉。南宋除首任皇帝宋高宗赵构为赵光义后代外，其余历任皇帝均为赵匡胤的后代。

南渡之后，宋高宗赵构无子，继子是从太宗赵光义一脉里选，还是从太祖一脉里选？赵构经过仔细斟酌，选择了太祖一脉。自此，赵宋王朝在皇帝的血缘上回归太祖一脉，给了早已作古的赵匡胤一个可以瞑目的交代。

南宋皇帝共九名，其中属赵匡胤四子赵德芳后代的有宋孝宗赵昚、宋光宗赵惇、宋宁宗赵扩；属赵匡胤次子赵德昭后代的有宋理宗赵昀、宋度宗赵禔、宋恭宗赵昀、宋端宗赵昰、宋幼主赵昺。

与赵孟頫一脉密切相关的，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，与赵孟頫的三世祖赵伯圭为一母所生，是赵伯圭的亲弟弟。

高宗无子，绍兴二年，选赵孟頫的三世祖赵伯圭之弟赵伯琮入宫，即宋孝宗。

孝宗皇帝继位后，对兄长很善待。不像太宗赵光义，对兄弟均薄情寡义。

太宗待人甚薄，心胸狭小，连有人祝贺儿子成为太子，也担心会影响他的龙位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里记载，宋太宗诏立太子后回宫途中，百姓都欢呼雀跃，欢呼“少年天子”，宋太宗听了很不高兴，召见宰相寇准说：“人心遽属太子，欲置我何地？”

寇准与黑包公包拯，是共为百姓喜爱的北宋名臣与能臣，民间以“寇老西”称之。“寇老西”不但能言善辩，还善于猜度赵光义的心思，一听皇帝吃儿子的醋，赶忙应对：“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，顾得社稷之主，乃万世之福也。”用白话文来解释，就是：皇帝啊，咱把天下托付给了一个可靠的人，老百姓有依靠了，这是咱大宋的福气啊，老百姓干吗不高兴？

赵光义这才转怒为喜，请寇准喝酒，“极醉而罢”。

后人对赵光义的为人多有微词，毛泽东看史书，在这一段后面批道：“赵

匡义小人之言^①。”

毛泽东所说的“赵匡义”，即太宗赵光义。赵匡义是赵光义的本名，其兄登基为帝，为了避其兄太祖讳，改名赵光义。

幸好，孝宗皇帝的性格更像有直系血缘关系的赵匡胤，有情有义，而不似他人继皇统的祖先赵光义（高宗无子，孝宗以高宗继子的身份登上帝位，名义上是赵光义的后人）。

赵孟頫的四世祖赵伯圭很得弟弟孝宗信赖，孝宗受禅后，下诏授予其兄赵伯圭任集英殿修撰之职，并担任台州（今浙江天台等县）知府。后改任明州（今宁波市）知府，并兼任沿海制置使。后因劝降了海寇匪首葛明，并派兵活捉其同党倪德，然后让他们为官府做事，负责招引劝降其他海寇，使明州海患平定，赵伯圭得以加官晋爵，升任显谟阁、龙图阁学士。

1176年，赵伯圭升任安德军节度使，后加封开府仪同三司，充万寿观使，并被皇上赐玉带，加少保，封为荥阳郡王。

光宗即位后，又相继升赵伯圭为少师、太保，并被封为嗣秀王。

被赵光义一族边缘化200多年之后，赵德芳一脉在南宋重新进入权力中心，并成为可以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。

1191年，宋光宗拜赵伯圭为太师。不久，赵伯圭又兼任崇信军节度使，“赐第于湖州（今浙江吴兴县）”。

从此，赵家的这一脉在湖州安顿下来，沐其风雨，享其谷禾，一脉书香在湖州飘散，渐积渐厚，成为当地卓有影响的文化地标。

赵伯圭有赵师垂、赵师夔、赵师揆、赵师嵩、赵师禹、赵师皋、赵师岩、赵师弥、赵师贡等9个儿子，由此可知，赵家的族群谱系在湖州该有多么庞大。

文脉传续，余祚绵长，至赵孟頫，已是被书香浸染的湖州赵家的第五代。

湖州赵家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宋高官，成为当地最有名的望族之一。

^① 见新华网：《毛泽东的读史品人》，2011年1月20日刊登。

赵孟頫的曾祖父赵师垂，是赵伯圭的三子，在史上并无显名，连生平事迹都不甚详细。

据可信的资料可知，赵师垂生前官至定江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死后追封新兴恭襄王。

赵孟頫的祖父赵希永，是赵师垂的长子。官朝奉大夫、直华文阁、赠通议大夫，死后追封新兴恭襄王。

从赵伯圭算起的三代，一位在世封王，两位死后封王，显见官家对赵伯圭及其后人十分善待。但到了赵孟頫父亲赵与峕这一辈，与皇室血缘已经超出三代，官家对赵与峕的关照与其先人相比，已经非常勉强。

赵希永无后，赵孟頫父亲赵与峕并不是其亲生，而是赵德昭的后人，过继给赵希永，入了赵德芳一脉。赵孟頫的学生杨载在赵孟頫逝后的一篇“行状”里，记述了这段经历：祖考（即赵希永）太常府君，早卒，无子，祖妣夫人郑氏，选同宗子为之后，魏公（指赵与峕）本兰溪房，时侍兄殿与湖州。夫人一见，爱其凝重，曰：“是真吾子，况昭穆又相当乎！”遂以上闻，内降许之。（杨载《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》）用白话文来说，前面一段话意思就是：赵希永去世得早，没孩子，夫人郑氏就想在同宗里选一个男孩，过继为子。有一天，赵与峕陪哥哥来湖州探亲，夫人一看，小伙子行事端庄稳重，就说：“这孩子跟我亲生的一样，而且辈分相当！”

明代的徐献忠在《吴兴掌故集》（卷一）里，也提到这件事：“赵与峕，兰溪人。宋湖州府通判。其弟与侍在湖，遂继希永后，任浙西安抚使。生子孟頫，字子昂。”估计信息来源，同样是杨载的“行状”。

赵孟頫的父亲赵与峕，字中父，生于嘉定六年（1213年）。

赵孟頫在父亲逝世后写就的《先侍郎阡表》中，如是描述其父：“以荫补官，初调饶州司户参军，兼浙西提刑司干办，知萧山县。理宗淳祐八年（1248年），通判临安府。十年，知嘉兴府。宝祐元年（1253年），知平江府。景定五年（1264年），以两浙运使兼知临安府（《咸淳临安志》卷四九）。咸淳元年卒，年五十三。”

据闻,赵与峕刚正磊落,为政勤廉,其去世时,宋度宗“闻讣震悼,赐银三百两、绢三百匹以敛,赠银青光禄大夫”。礼部侍郎东平刘震孙这样评价他:与峕于时为循吏,于朝为名臣,于国为信厚公族,世以为知言。

据当代学者研究,赵与峕“朝参之暇,不废翰墨,著有《宾退录》”。

这实在是一个误会,《宾退录》的著者是与同宗的另一个人,名叫赵与峕,两人名字的最后一字十分相似,被许多研究者误认为是同一人。这一讯息在很多文章中,多有讹引。赵孟坚《彝斋文编》中有《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铭》一文,对赵与峕有详细的描述。

总之,赵孟頫的父亲赵与峕,因祖上荫庇而获官,死前不久才被赐予进士,但文名不显,也没有后世可知的著作。赵孟頫的文学之路,与父亲的影响关系不大。

三

严格来说,赵孟頫只能算是“宋室宗亲”,并不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,是“赵宋王孙”。历经 300 年的风吹雨打,到赵孟頫这一代,与远祖赵匡胤的关系,实在是比刘备这个“中山靖王之后”与刘邦的关系还要远得多。

刘备,亦汉宗室之亲也。但汉祚尤在时,就已经穷困到“织席贩履”。并非汉室无暇或无能施以援手,而是几百年下来,宗亲太多,汉室实际已经任其自生自灭,早不把这些再当成所谓“王孙”了。

中国的诸多学者们,在评论历史人物或者事件时,往往不大考虑人物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,一味凭后人的感觉和判断行事,所以,评论前人多乖谬可笑。

北宋之初,人们对家庭谱系并不重视,“取士不问家世,婚姻不问阀阅”,当时,连名门巨族也“未尝有家谱”^①。

^① 见杨渭生《两宋文化史》。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有宋一朝，在宗法伦理方面，有“大宗之法”和“小宗之法”之别^①。所谓“大宗之法”，即嫡长子继承家族荣誉（包括可以世袭的官职）和主要财产，然后再由下一代的嫡长子累世相继；“小宗之法”，即次子再立一宗，不和嫡长子在—宗之内，然后次子的嫡长子再继承本家族的荣誉和主要财产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大家族之内，慢慢地分出许多“小宗”，“小宗”与“小宗”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，与“大宗”的关系则或隐或显。

具体到赵宋皇室来说，赵匡胤当皇帝时，若他的儿子德昭能够继统，则其为大宗，下一代的嫡长子同样有继皇统的可能。但是因为皇位没有传给儿子，而是传给了弟弟，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则成了皇室旁支。皇室的大宗是赵光义的嫡长子，继承皇统的，也是这一脉。嫡次子和其他王子，就分别有自己的小宗。

宋仁宗景佑三年（1036年），由于宗室子弟越来越多，不得不设“大宗正司”来管理宗室的事务。宗室内包括嫁娶、过继等等事务，都要上报大宗正司批准，连宗室子弟面见皇帝，也需要大宗正司批准之后才可以。否则，就要罚俸。

前文写赵孟頫的祖母看中了他的父亲赵与峕，“遂以上闻，内降许之”。意思就是光双方满意还不行，宗室之家若想过继孩子，还要上报大宗正司，再经由皇帝亲自批准才行。

到了南宋，赵德昭和赵德芳的后人中有几位过继给赵光义的后人，从而当上了皇帝，但这是继嗣，不是继统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只是过继给皇帝为子，代表赵光义的嫡系子孙继续当皇帝，而不是以赵匡胤子孙后代的身份当皇帝。

继统与继嗣，区别非常之大。

在明代，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著名的“大礼议之争”，明世宗嘉靖15岁时，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，本来是以前皇帝继子身份登基，但是当上皇帝后，

^① 见杨渭生《两宋文化史》。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却不顾礼制,要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,朝中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。

许多反对派在朝堂上当面与皇帝抗争,两百余朝臣跪在皇宫前,给皇帝施加压力。世宗被激怒,大臣下狱者 134 人。明代自朱元璋开始,就对大臣非常残酷,这次事件,世宗廷杖若干大臣,有 16 人当场死在朝堂上。

最后,嘉靖的父亲兴献王还是被迫封为睿宗,这个事件对明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大、小宗之分,自秦、汉就已经存在。

“小宗”五世则迁,后世所说的“出五服”,也是指这个意思。过了五代,就另立一宗,重新开始,与原来宗亲之间的关系,就基本断绝了。

南宋之时,也基本采取“小宗之法”,即嫡长子为一宗,次子的嫡长子再立一宗,每宗都有自己的“宗子”。

今天的许多古装戏里,都有男人眼巴巴地希望生个儿子,为此而苦心孤诣、绞尽脑汁,他们的目的,不只是生个男丁那么简单,最重要的还是“传宗接代”。

普通宗族,无论大宗还是小宗,“宗子”的家里,有了男丁,才可以继续当“宗子”,成为家族的领导者;如果没有男丁生下来,“宗子”的身份就要转移,这一个家庭,也将在大宗族里被边缘化。

所以,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对完成“传宗接代”这一使命的沉重感。

再具体到赵孟頫家来说,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,他的侄子赵德芳已经是皇室的旁支,远离了皇权中心,他的后代们也与皇室大宗的关系越来越远,越来越淡。

赵孟頫这一宗,其“五世”可以上追到秀安僖王赵子偁。

因为秀安僖王的儿子过继给皇帝当继子,这一脉的日子才好过了些。他也从普通宗室被封为王,这样的机会,他的先人是没有的。

但从赵宋皇室的地位来看,这一脉已经是皇室的远支。

到了庶出的赵孟頫这一代,与秀安僖王也已经出了“五服”,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普通宗室成员,与皇室的关系真是“八竿子”打不着了。

赵孟頫本人非嫡长子，在庶子里排名也不靠前，因此，五代之外，如果要结婚另立门户的话，他就要从秀安僖王这一宗里出去。从宗族谱系上，他与秀安僖王淡了关系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赵孟頫与远祖赵匡胤，关系就更是又淡又远。

赵孟頫及其哥哥们的被“荫封”，不是因为他家是宗室，而缘于他父亲的官职——有宋一朝，“荫补”是根据官职的大小来补的。官大的，家里子孙补的人数多，俸禄多；官小的，家里补的人数少，俸禄也低。

在湖州，赵家是个大家族，与皇室关系较远的宗亲尚有许多。

度宗死后，皇室寡弱，度宗年仅4岁的儿子赵显被立为帝，其姨母小符皇后作为太后，垂帘听政。

1276年，太皇太后抱着6岁的小皇帝跪迎蒙古统帅伯颜接受宋朝皇家印绶之前，把8岁的赵显（宋端宗）和5岁的赵昺送出临安城，以图延续宋祚。

设若湖州赵家真的是“王孙”的话，太皇太后断不会把延续宋朝命运的重担，放在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身上，而会选择湖州或者其他宗室子弟。因为哪怕是湖州赵家排名第七的男丁赵孟頫，当时也已经22岁，是个成年人。而他的6个哥哥们，其年龄更是足当大任。

因此，无论是从宗法和血亲的角度，还是从在赵宋宗室中所处的位置来看，湖州赵家，都只能算是赵宋王室一个并不起眼、几可忽略的分支而已。徐复观先生在评论赵孟頫时，虽仍然不恰当地说他是“过气的王孙”，但还是中肯地说他“实与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”。

赵与峕在世时，官阶并不高，收入也并不多。在病逝的前一年，其才升为户部侍郎，在当时的南宋，约为正三品或从三品，年俸白银500两左右。史料记载，赵家在归安还有封邑600亩。^①

根据史料可知，宋时的食邑随本人的官职变化而变化，人在食邑在，人

^① 见清·嵇曾筠《浙江通志》卷110（清·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。

亡则食邑收回，后人不能世袭。

也就是说，赵与峕去世后，赵孟頫一家基本陷入了财政困境。

南宋之末的太皇太后谢道清，其祖父谢深甫曾为宰相，父亲谢渠伯早逝，家道中落。宰相之孙女，竟然自己洗衣做饭干家务，家里穷得连个仆佣也雇不起。由此可知，一个家庭一旦失去了家主在朝任职的收入，很难再维持起码的社会地位。

戴表元在《松雪斋全集·序》中，曾经夸赞赵孟頫说：“子昂未弱冠时，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，稍长而四方万里，重购以求其文，车马所至，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，人人心惬意满而去。”这实在是个跟小说差不多的故事，基本属于杜撰，也由此可证，前代许多诗人及儒生的文字，大多含有褒奖、颂扬的成分，纪实比例不详，殊不可信。

若赵孟頫的文字真的那么值钱，十数年后，赵孟頫自己就不会在诗里说自己：“向非亲友赠，蔬食常不饱。病妻抱弱子，远去万里道。”

可信的证据是，父亲去世后，赵孟頫的日子过得并不好，甚至穷得娶不上老婆。

赵孟頫的母亲姓丘，是父亲赵与峕的妾。

在唐代，只有嫡子才拥有财产继承权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宋代时庶子也可参与财产分配。因此，虽为庶出，但还不至于在父亲去世之后，完全失去生活来源。但大家庭人多嘴多，失去了主要经济收入，家境就会开始向下坡走。同样是破败的大家庭里，嫡出的掌握家庭资源多，日子会过得好一些。而庶出，则要差得多。

赵孟頫从11岁到22岁，湖州赵家坐吃山空，庶出的赵孟頫一支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，由于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持，所以，我们至今也无从得知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家主早亡、正妻或者嫡长子当家并掌握财政大权的大家族里，庶出的赵孟頫这一支一定过得相当艰难。